



世相小记

石建希◎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世相小记

石建希◎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相小记: 石建希小小说自选作品汇编 / 石建希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9
(巴蜀作家文萃 / 胡容主编. 第 1 辑)
ISBN 978-7-227-04544-1

I. ①世… II. ①石…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293 号

世相小记: 石建希小小说自选作品汇编

石建希

责任编辑 陈 晶 刘建英
装帧设计 胡 佳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2 字数 28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4972 印数 1000 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544-1/I·1185

定 价 28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为《世相小记》题词

咫尺天涯
小中见大
勘破世相
妙笔生花

高洪波 
二〇〇九年八月北京

高洪波，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世相小记

门外絮语（代序）

1. 今日文学的局面，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作者对造成这一局面应负的责任。

2. 小小说或者文学绝不应该因为那些颇具私人成分的要求，而成为一种玩物，也不应该在探索、技巧、形式等幌子下拒绝读者。

3. 文学从来不是谋权、谋钱的最好跳板，如果有人借此获得了权、钱，只能当他们是获得了几百万分之一的彩票中奖机遇，中了特奖，当然，特奖是时常空缺的。

4. 写作很苦，不是苦在没有市场，不是苦在不能发表，而是苦在心中有话，却不能圆满表述。爱写作的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上帝不把这种苦恼赐予无意写作和思想的人。

5. 我时常于这种苦中品到甜蜜，一个人物或一种思想从心里走到纸上一个个鲜活起来，我感到创造和沟通的幸福。

6. 文章读者范围的扩大，让我更进一步感到欣喜，这表明我的思想与大多数人的心灵有相通之处，闭上眼睛，你可以想象你正在接近某种真理。

7. 由此，写作的目的不仅只是为了发表，它强化一颗心灵的感受能力，柔软因紧张而僵化了的生活。写作是为了生

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你看见托尔斯泰伯爵了吗？鲍尔吉·原野说写作是使人善良，写作是使人活两辈子。

8. 什么是好的小小说？曲折的情节、典型的人物、深刻的思想、优美的语言、新颖的道理、传神的细节等等，只要表述好一条就不错了，两条以上呢，最好不过了。

9. 作为对小小说是一种结尾艺术的反驳，欧·亨利的尾巴成了许多作者眼中的狗尾巴，但是众多的狗尾巴真的有《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中那种源于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吗？其实任何一种模式都会有蹩脚的赝品，诗歌散文也不例外。

10. 读者的我常常诘问作者的我，你究竟看了多少当前的作品呢？有几篇是你喜欢的呢？你读不懂的有多少呢？你的东西别人（尤其是大多数读者）能懂吗？于是常常指手画脚的我便只有哑然。

11. 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我感谢众多虔诚于文学这块圣地的园丁和守护神，是因为他们发了我喜欢的（尤其是我的）作品吗？不全是这样，更多的还是在于他们对文学的态度，芸芸众生中我算什么呢？

12. 祖国文字浩如烟海，我似一片雪花融于其中。一片雪花只有挨着一片雪花才会感到温暖，一片雪花只有落在一片雪花身上才有了重量，一片雪花只有站在一片雪花身上才有了高度。

13. 小小说或者文学会永恒吗？不知道，也无需知道，只要你发自内心做了自己想做的而且该做的事。

石建希

2009年9月18日于红河州绿春黄连山边境

目 录

真情颜色	001
牺牲	004
一个人的演习	007
高原上的雪与水	010
云连山的草木事	014
春夜喜雨	018
狗儿、凤和水	021
醒鸡	024
官司草	028
好人老蔫	032
虾子王	036
林二处	040
王肥猪	044
会痴	047
黑背	050
撵山狗	053
狗杀	057
好狗不叫	060
画眉鸟	064

她	068
能耐	072
接班	077
残酷的好运	080
岔路口的交警	083
牛巴马日的寓言	086
有种笑容很迷人	090
光影	094
说声，你爱我	097
花开那夜	101
迷路乌素海	105
爱的代价	110
上门女婿	115
圆月之约	119
过关	122
梨花传奇	127
异色	131
戏招	137
桶子匠	141
高腔	145
变脸王	149

真情颜色

雪总算小了许多，也就指甲那么大一块一块地下吧。天和地被积雪连成白色的一体，上面有鼓起的雪包，是山岭，大大小小，远远近近，一个串着一个，成了这白色世界的唯一点缀。

兵强迫眼睛看着窗外。雪，还是雪。兵闭着眼也清楚每片雪花在空中飞舞的姿态和位置，兵还知道，不能这样看那白晃晃的雪，得了雪盲就废了，可是，兵更怕看对面自己那张床。

三天两夜，兵就这样熬着。飞雪，积雪，那张床。班长领着新兵融进哨外的雪地之前，特意拍拍那床说，你是老兵，这困难归你。

想起战友，眼神就往侧墙跑。那上面贴着张字条：夜是□□的温床，兵是国家的铁墙。不知是哪个老兵留下的。那两个□□是班长临走前贴上的纸，白的。兵想，要是这场战争就好了。

兵想象着将敌人一个个放倒在哨前平坦的雪地里，雪好软，人一倒下，便陷进雪里没了。兵疲惫了的时候，就想，自己咋还没牺牲呢？最少也该负点伤的。不，不能倒下，通信还没恢复，不能误事。兵一咬舌头，生疼，还好。千万别

出事，国家派兵到这儿来，可不是为打仗。

总还是挂记着那床。兵想给自己一耳光，下流。我是兵，我偏不看你，我看雪。

雪，还是雪。兵告诉自己，看着这雪，家乡的人谁见过？家乡只有树好，那种柳树，田边湖畔满是。柳叶最好看，对，不是方的，好像是尖的，又有点像是圆的。那个绿啊，想想能把肠子痛断。

要是这里有棵柳树就绝了。兵想，我就啥都不怕，我就数柳叶，多少片我都数得清楚，就是只有一片叶子，我也能数清它身上那绿绿的脉络。

娟数过柳叶。娟该结婚了，这年岁还不结婚，家乡人眼里就不对劲。结婚，生小孩，娟就该是另一个模样。啥样呢？不知道。娟原先啥样，兵都模糊了。想了一大堆眉毛，眼睛，酒窝，总构不出个清晰的娟，但娟的气味就越来越重。

兵难受。不行，兵的注意力就转向旁边。这当然不是为了猜那遮着的字，兵想，这儿没雪人，说不定会有啥小东西，就是跳蚤也好。

没有。没有会动的东西，兵仍瞪着眼。也怪，那墙上微微凸起的地方，竟像个人的鼻子呢，再一琢磨，又在旁边找出了眼睛，眉毛。兵看她像娟呢，可又看不清。

兵的头又一次有了爆炸的感觉。兵摇头，不行。兵朝那张床移动，看看那，兴许就想清了，就好了。

枕头下，躺着本电影画报。封面的女明星咋看咋顺眼，纸再皱也顺眼。

还是想不清，把五官合起看，那不是娟，把五官分开看，那像是娟。

十九种出身和结局，还跟她贴着脸亲热过。可是，兵现在怕她。兵想，自己有一万个理由不能看她，比如，战友已融进雪里三天两夜了，比如，以前是大家都在，比如，人家是明星，肯定嫁人了，比如，她其实是张纸，比如，自己是个兵，不能坏了兵的名声……

可和她脸对脸摩挲的时候，真好，像贴着块玉，清凉滋润。

全身发冷，脸就火辣辣的，兵背过头上的五星，将脸和女明星贴紧，一下、一下地摩挲，兵的唇甚至对上了女明星的唇，越来越激烈的动作中，兵的眼角有泪滚出来。

电话铃叫了，兵跳起来，夺过话筒，里边有熟悉的声音。兵说，我哨……话一出口，兵就后悔，难道自己只会说这句话吗？

正正军帽，兵走出哨所，天地间一片雪白，积雪好软，脚一踩，咯吱吱叫。兵想，要是再有棵绿绿的树就绝了。

远远看去，洁白的雪原上，一身草绿的兵站在那，像棵树。

牺 牲

窗外的天色很黑，天空也矮了一大截，越野车强烈的灯光射过去，密不透风的雨幕后面，是黢黑的天，让人担心那团黑色随时会砸下来。通报说这是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永刚看看表，时间又跑了10分钟，正是晌午。作为野战部队的一个少校副参谋长，这些年的精力都贡献给四处的救急了。和平年代军人的荣誉多半只有从暴戾无常的灾难中去赢得。有人说快速做官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将军成名白骨枯，一是要有贵人相助。此刻，上校大队长，永刚的贵人就坐在前面。

从军校出来的少尉到今天的少校，永刚没有离开过上校的目光，他看着永刚从一个少尉成长为少校，他升少校时比永刚大5岁。尽管他现在是上校了。他甚至嘿嘿笑着，对永刚说，你要想再升快点，只有尽快把我肩膀上的星星多增加一颗，我才有位置给你空出来。于是上校总是把上阵的机会给永刚。

雨水还在瓢舀盆端地泼来，没有人知道后面的雨水究竟还有多少。在古北堤坝那边，新兴的开发区已经泽国一片了。据预报，暴雨还要持续5个钟头，堤坝垮掉是迟早的事情。现在洪水已经围住了上百的群众，有个厂子准备转移的决心下晚了，当时都说去年大家已经遇上一次50年一遇的洪水了，今年应该没有更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要命的但是，

是永刚他们这支队伍必须去解救他们了。

车子与公路坎下的江水赛跑，雨刮器要命地晃动。

永刚回过头去看后面的车队，突然感到车子漂了起来，紧接着在人的惊讶和车子撞击江水的乱响中，永刚发现自己乘坐的这辆指挥车因为路基的垮塌，已经掉进了汹涌的江水中。

浑浊的黄水很快漫过了密闭的车窗玻璃。车子被拦在一块大石头前，永刚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驾驶员伏在方向盘上，上校也受了重伤。永刚意识到，水中的车窗玻璃不是那样容易砸开的，而且车窗玻璃一旦被弄开，污浊的洪水立即就会涌进来。永刚把手伸向上校，却猛地被上校掀开了。

脚被卡住的上校很生气，他厉声喝骂道，你不要，不要侮辱我的能力，你的前线在古北大堤。我把脚松出来就没有事了。

最后上校推着永刚的大腿把他送出了车子。永刚挣扎着漂游到了岸边，脸上都是惊慌。

永刚留下一组战士营救上校。

这是一次相当精彩的救援，现场的手机录像记录了这支铁军的勇敢。战士们顶着拍打在胸口、脸上的惊涛骇浪，在300米宽的洪水中搭起了一根救命缆绳，从这根救生索上牵引过来了138个人，其中没有一个是永刚带过来的。他记得上校曾经说过，立功的机会是兄弟们的。其实看着人遭罪，而无法直接援手是很慌人的。

在和洪水生死搏斗的3个小时里，永刚没有想起上校，就好像那里是后方。

后来大家都说，永刚站在大堤上纹丝不动，目光坚毅，像个将军。其实永刚知道，自己满脸的水全是汗，那攥住心尖的手一刻也没有放松。前线的战事平息下来的时候，永刚看看左右，没有上校的身影，再回望雨幕中的公路，大雨

依然猛烈，刷刷地下，刷得人心发毛，不停呼叫的电话那头始终沉默，永刚眼前有点发黑，全身的精力顺着雨水不停地往地下泄漏。

到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退下去后，还是没有人看见上校的身影。全市动员了上万人沿江而下，也没有找到那辆车和上校的影子。

上校的爱人除了哭泣再没有多余的话，再不和永刚说一句话，甚至不能再见面，一见就止不住地流泪，要知道以前她比上校更爱和永刚说笑。

在出席救灾英模的表彰会上，永刚头一次不明不白地晕过去了。授给上校的鲜花和证书没有出现在这次的表彰会上。表彰名单里面没有永刚的名字。

获不获奖不重要，重要的是永刚晚上总是做噩梦，上校的手无数次把睡梦中的永刚从床上掀下来，让永刚一整夜一整夜地合不上眼。

上校的证书是在半年后审批下来的。打沙船在江底抽到了锈蚀的军用吉普，车里两具骨架抱在一起。

省上和军区联合召开了追授英雄荣誉的表彰大会。大会上，上校的爱人没有哭，自从看见两具纠缠在一起的遗骨，她就不再流泪了。那时，上校的爱人看见了在下面坐着的永刚，永刚曾经青翠茂密的头发现在一片雪白，原来挺拔的身板也弯了，眼神蒙眬。垮了，再没有以前那份精神头了。

表彰会后，永刚退伍了，医院检查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在军营的门口，上校的爱人赶来了。她对永刚点头，永刚也点头。她又点了点头，永刚还是点头。临末了，她握着永刚的手说，都是水，是水的原因。谁叫你们是兵呢！

哗的一声，永刚拼命护着的泪海大堤轰然崩溃，很像那次百年一遇的洪水毫不迟疑地冲来……

一个人的演习

高原上要屏住呼吸不是件容易的事。记者感到手中的相机前所未有的沉重，端在手中总是发抖。记者想，哪怕选好了拍摄点，要拍出一张能够获奖的作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记者想起这次万里采风行前对高原景致的构图就直想摇头。镜头中兵全副武装地从坡下往山上冲，跑在厚厚的积雪里，每次从没膝的积雪中拔出脚来，兵东倒西歪，枪也没有端正，只顾着死命往上冲。

兵冲到跟前，记者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拍摄机会。其他的兵看着兵把舌头吐出口外，不停地喘息，脸上的两团紫色斑痕成了黑色，都不说话。记者看着兵的狼狈样意外，这种状态别说打仗，再走两步都得趴下，更别说有英姿可以拍出来了。

连长看看兵说：“记者同志，可以了吧？”

记者笑了笑，这怎么可以呢？

连长拍拍兵的肩头，说：“来，先歇息一下吧。”

记者掏出烟来递过去，连长摇头。记者刚到哨卡时，小小的哨卡像开了锅样，哨卡的兵不多，不敢全部用来配合拍照。

兵也摇头，入伍前兵曾经光着脚丫，躺在山上吸白蒿卷的烟。兵木在那儿，喘息着望着坡下雪地上杂乱无章的脚印发呆。脚印这样乱，战术动作一定走样，看来新兵集训时的



东西丢得差不多了，当兵三年除了集训结束分配上山时到过坡下的雪地，再没有下过那么远了，这些年都干了些啥？兵感到对不起战友和记者。连长挑选兵不仅是因为兵身材高大，有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更因为兵集训时成绩不错。

兵又下到坡下雪地。记者半蹲下来，把相机的重量分到腿上。相机的抖动小了些，记者在镜头里搜寻想象中的画面，洁白的雪原柔和寂静，全副武装的兵一身绿色，风驰电掣般向山上扑来，用特技拍出的迅疾恰到好处的突出兵的英姿。

兵端着枪往山上冲，一边用劲把腿从雪地里拔出来，一边在脑海中搜寻关于兵的记忆，只有三年前当兵时才到过这儿，这些年都干啥了？这儿既不是边界，也不是城镇，哨卡里的兵看得最多的是雪，三年的时间说不上长短，就像过了一辈子，又像只过了几天，说不定啥时就该退伍了。

其他的兵纷纷拍起手来，兵开始手脚并用往山上爬。

连长看着兵在雪坡下挣扎，眼神就有些发呆，慢慢地鼻子就有些堵。

记者在不停地换着半蹲的姿势，镜头里兵的姿势实在谈不上美感，突不出兵的雄姿，放远镜头，巨大的雪幕下，兵小得像只蚂蚁在昏头昏脑地挣扎，拉近镜头，兵的张牙舞爪实在不像训练有素。记者觉得手中的相机又冷又重，僵直的手指始终摁不响快门。

连长看着记者失望的神色也蹲下来，说：“记者同志，真是太辛苦你了。”

记者没言语，一心瞪着镜头里的兵越扑越近。

兵摇摇欲坠冲到记者跟前，摁下快门的声始终没有响起。

兵用手往嘴里扇着风，脸上滴着水，像刚从水里出来。

连长看看兵，又看看记者说：“行了吧，记者同志也辛苦了。下午再换个人吧。”